

中国佛教思想史

郭朋著



中卷 隋唐佛教思想

B949.2
321

0225/6

中国佛教思想史

● 郭朋著

● 中卷

隋唐佛教思想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一九九四年·福州

(闽)新登字 01 号

ZHONGGUO FUJIAO SIXIANGSHI
中国佛教思想史

(中 卷)

郭 朋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州新地文字处理有限公司排版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6.875 印张 4 插页 401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11-02203-5

B·46 定价：19.20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中卷目录

上编 隋代佛教思想

第一章 隋王朝与佛教	1
第一节 概述.....	1
第二节 隋文帝与佛教.....	7
一、生养在尼姑庙的隋文帝.....	7
二、隋文帝对佛教的扶持和利用	12
1、广建寺塔	12
2、广度僧尼	14
3、广写佛经	15
4、广交僧侣	16
5、广作佛事	19
第三节 隋炀帝与佛教	22
一、“不可以君天下”的隋炀帝.....	22
二、炀帝与“菩萨”——兼论佛教的大乘与小乘	23
三、杨广与智𫖮	31
四、隋炀帝的佞佛种种	32
五、隋末农民大起义，埋葬了隋王朝， 也打击了佛教势力	35
第二章 隋代的佛教思想	40
第一节 概述	40

第二节 为统一的隋王朝服务的天台宗	59
一、天台宗的师承	59
1、慧文与慧思	60
2、天台宗的创建人——智𫖮	69
3、灌顶与湛然	76
二、天台宗的主要经典——《法华经》	82
三、天台宗的基本思想	93
1、客观唯心论的世界观——“真如缘起”论	93
2、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一心三观”与“一念三千”	100
3、僧侣主义的方法论——“止观”学说	104
四、天台宗的“判教”	111
五、值得一提的两部书——《国清百录》	
与《佛祖统纪》	116
第三节 三论宗	119
一、三论宗的创立者——吉藏	119
二、三论宗的基本思想	123
1、虚无主义（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一切皆空”与 “八不思想”	123
2、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二谛论	129
3、折衷主义的“中道”思想	136
第四节 一度出现的三阶教	139
一、三阶教的创立者——信行及其著作	139
二、三阶教的思想和主张	149
1、“三阶”教	149
2、“普法”宗	158
3、无尽藏	160
三、三阶教的社会意义	163

下编 唐代佛教思想

第三章 唐王朝与佛教	172
第一节 概述.....	172
第二节 武德时的傅奕反佛与唐高祖的 《沙汰僧道诏》	176
一、傅奕的反佛.....	176
二、唐高祖的《沙汰僧道诏》	179
第三节 唐太宗与佛教.....	181
一、夺取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唐太宗.....	181
二、唐太宗对佛教的扶持和利用.....	183
三、战地建寺.....	187
四、唐太宗与玄奘.....	189
五、佛、道先后问题.....	193
第四节 武则天与佛教.....	200
一、建立了武周政权的武则天.....	200
二、武则天对佛教的利用.....	204
1、武则天与《大云经》	204
2、武则天与《宝雨经》	208
3、武则天与《华严经》	211
4、武则天与禅僧	212
5、敛钱铸大像	214
三、武则天与薛怀义.....	216
第五节 唐玄宗与佛教.....	218
一、“中兴”而又致祸的唐玄宗	218
二、唐玄宗对佛教的利用.....	224
第六节 唐宪宗迎佛骨与韩愈谏迎佛骨.....	233

一、宪宗迎佛骨	233
二、韩愈谏迎佛骨——兼论韩愈	234
第七节 唐武宗的灭佛	250
一、武宗灭佛的原因	250
二、灭佛的结果	251
第八节 唐末农民大起义，摧毁了唐王朝， 也削弱了佛教	254
第四章 唐代的佛教思想	259
第一节 概述	259
第二节 唯识宗	278
一、唯识宗的师承	278
二、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玄奘	279
三、唯识宗继承者——窥基	286
四、唯识宗的主要典籍	288
五、唯识宗的基本思想	290
1、主观唯心论的世界观——“阿赖耶识”论 和“种子”说	290
2、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四分”说与“三自性”论	310
3、烦琐哲学的方法论——“五位百法”	315
4、走向彼岸世界的“转依”说	325
第三节 适应武周统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华严宗	334
一、法顺与智俨	334
二、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	337
三、澄观与宗密	342
四、华严宗的主要典籍——《华严经》	346
五、华严宗的基本思想	350
1、客观唯心论的世界观——“法界缘起”论	350

2、“六相”与“十玄”	364
第四节 中国佛教的特产——禅宗	382
一、传统佛教的禅学	382
二、禅宗的产生	384
1、禅宗产生的时代背景	384
2、禅宗的创始人——慧能	386
3、慧能以后的禅宗	416
三、禅宗与“机锋”	439
四、关于神会	443
第五节 密宗	475
一、“开元之治”与密宗	475
二、密宗的主要人物——“开元三大士”	478
三、密宗的主要经典——《大日经》	484
四、密宗——“佛梵合一”的产物	490
1、“大日如来”与“大梵”	491
2、“祭祀万能”的佛教化	492
3、火的崇拜——“护摩”	494
4、由禁欲到纵欲	498
五、密宗——佛教世界观的杂家	502
第六节 净土宗	506
一、净土宗的奠基人——道绰与善导	506
二、净土宗的主要经典——所谓《净土三经》	508
三、“净土”思想的阶级实质	515
第七节 律宗	518
一、律、律学与律宗	518
二、关于道宣	527

上编 隋代佛教思想

第一章 隋王朝与佛教

第一节 概 述

隋王朝，是一个结束了西晋末以来近三百年分裂局面的统一的王朝。这个统一的王朝，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

一、取周。杨坚父子，两代仕周。杨坚的父亲杨忠，帮助宇文泰建立北周政权，受封为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官至柱国、大司空，晋爵隋国公。杨坚承袭他父亲的封爵，官至大司马、大后丞、大前疑等。而且，杨坚的妻子独孤氏，和周明帝宇文毓的独孤皇后是亲姐妹；杨坚的女儿又是周宣帝宇文赟的四皇后之一。杨坚可说是位尊而权重。周宣帝早死（死时二十二岁），嗣子幼小（宇文衍时方八岁，嗣位为周静帝），杨坚以国丈、大臣的身份，轻易地取得了帝位。对此，《廿二史札记》曾有这样的评论：“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卷一五《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

隋文帝取代北周，不仅引起了宇文氏子孙和周室大臣们的愤恨，而且也引起了他自己女儿的不满。《资治通鉴》（卷一七五）说：

初，刘（昉）、郑（译）矫诏以隋主辅政，杨后虽不预谋，然以嗣子幼冲，恐权在他族，闻之，甚喜；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禅位，愤惋逾甚！隋主内甚愧之，……为了树立权威，镇压不服，隋文帝在受位之后，对北周王室及文武大臣之不附己者，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恐怖手段。

其时，虽有尉迟迥、宇文胄、……司马消难等起兵匡复，隋文犹假周之国力，不半载殄灭之。于是大权在手，宇文氏子孙，以次诛杀，殆无遗种！……（《廿二史札记》卷一五《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

取人之国，而灭绝其子孙。杨坚就是这样先以权谋、继以屠杀的两手，在北部中国建立了隋王朝。

二、平陈。隋文帝在初步稳定了北方之后，便积极准备以武力平陈以统一中国。隋文帝取周，可说是“唾手而得”；而要平陈，就不那么容易了，对此，隋文帝进行了充分准备。在正式出兵之前，先造舆论：

隋主……送玺书暴帝（按：指陈后主叔宝）二十恶；仍散写诏书三十万纸，遍谕江外。（《资治通鉴》卷一七六）

根据《隋书·地理志上》的记载，当时，陈境内有“户六十万”。《通典》记载：“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文献通考》说是：“陈……至后主亡时，隋家所收户五十万，口二百万。”（卷一〇《户口考一》）这就是说，当时江南的人口不过五六十万户。三十万份宣传品，按六十万户算，平均两户一份；按五十万户算，平均不到两户一份。可说是作到“家喻户晓”了。在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之后，接着就是出兵了。

（开皇八年，588）冬十月，……甲子，将伐陈，……命

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合总管九十，兵力五十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十一月，丁卯，车驾伐师。（《隋书·高祖纪下》）

据《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后周静帝末（580），授隋禅（581），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文献通考》卷一〇《户口考一》则说是：“后周大象中（579—580），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①到开皇八年（588），才过了七八年时间，人口想来也不会增加得太多。在只有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国度里，竟出动了五十多万的大军，可以说是“倾国出动”了。

已经奄奄待毙的陈王朝，在这样的军事力量面前，自然是不堪一击的。所以，隋朝出兵才一个多月，到了开皇九年（589）正月，便“陈国平，合州三十^②，郡一百，县四百”（《隋书·高祖纪下》）。而陈叔宝这个公子哥儿皇帝，也就俯首贴耳地作了隋王朝的俘虏。

平陈之后，隋文帝对待陈室君臣，和对待宇文氏完全不同。对此，《廿二史札记》（卷一五）里也有一段评论：

按：隋文灭陈，不惟陈后主得善终，凡陈氏子孙，自岳阳王叔慎以抗拒被杀外，其余无一被害者，皆配往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同一灭国也，于宇文氏，则尽殄

^① 据《周书·武帝纪下》的记载，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六年（577）二月平齐时，得“户三百三十九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六”。户数还不及《文献通考》所载，口数却远远大于《文献通考》所载北周末年人口数字。《周书》所载，颇为可疑。

^② 据中华书局《隋书·高祖纪下》校勘记二：“州三十”，应作“州四十”。

之；于陈氏，则悉保全之。盖隋之篡周，本不以道，与宇文氏有不两立之势，且恐有尉迟迥等之起兵匡复者，不得不尽绝其根芽。至取陈，则隋之基业已固，陈之子孙，又皆孱弱不足虑，故不复肆毒也。

这就是说，隋文帝取周，用的是权谋，是得之“不以其道”的。他为了树立自己的统治权威，镇压不愿归服的人，所以在取周之后，还要进行大屠杀。而灭陈，则用的是强大的武力，在大兵征伐中，已经慑服了陈室君臣，而且这时，隋王朝在北方的地位已大体巩固，所以，平陈之后，只需实行怀柔政策就行了。

平陈之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西晋末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愿望的。隋文帝对此，也感到非常得意。他曾自我夸耀地说：“朕……用轮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战百胜，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类香华；玄黄之野，久同净国。”（《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诏》，《广弘明集》卷二八）他对陈朝的大张挞伐，乃是“为”了修“行十善”；现在，他要“化干戈为玉帛”，建设他的“王道乐土”了。隋文帝的伪善面孔，在这里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其实，长期分裂局面的结束，全国的重新统一，归根到底，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隋文帝杨坚，只不过是在这种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滚滚历史潮流中，克尽了他的特定的历史职责而已。

在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后，隋文帝采取了诸如均田、薄赋等一些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有利于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的政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繁殖。开皇以来，“二十年间，天下无事”（《隋书·高祖纪下·史评》）。以致出现了“人物殷阜，朝野欢娱”（同上），“户口滋盛，仓库盈积”（《隋书·食货志·序论》）的升平局面。虽然这种描绘，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封建史学家们粉饰太平的溢美之词，但是，

开皇年间，由于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比较稳定，人口确有很大的增长，生产也有相当的发展，却也是史实。就拿人口的增长来说，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到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已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①，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较之隋王朝初统一时的一千多万人口来，二十年来的时间里，竟然增长了三倍多！不能不说这是很大的增长了。再拿农业生产的发展来说，开皇九年（589），“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通典》卷二《食货·田制下》）；而到了大业五年（609），已有“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而且，“其邑居道路，山河沟洫，沙磧咸鹹，丘陵阡陌，皆不预焉”（《隋书·地理志》）。垦田数量激增，自然标志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隋书·食货志》里还有这样的记载：

（开皇）十二年（592，十二月），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文）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于是乃更辟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里，也有如下的记载：

（贞观二年〔628〕春正月，）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

这些情况说明，开皇年间，生产确实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当然，封建统治阶级终究是要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不管是“均田”也好，“薄赋”也好，都只能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待，否则就会看不清楚历史真相。就拿“均田”来说，表面上看，农民似乎也一样

^① 中华书局《隋书·地理志》校勘记四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按：据本志各郡分列的……户数统计：……户九百零七万五千七百九十一”。

能够每人领受若干亩田地，而且其中一部分（即桑田或麻田）还是可以自行买卖的“永业田”。实际上，真正“受惠”的还是大官僚、大地主们。这些特权阶层利用特权，强占、侵吞大量土地，而普通农民往往只能领受很少一份土地。《隋书·食货志》说：“其狭乡（按：指人多、地少的地区），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这和政府“遵后齐之制”规定的“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又，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隋书·食货志》）合计一百四十亩^①的限额，相差甚大！其实，岂止“狭乡”是这样，就是在地旷人稀的所谓“宽乡”里，农民真正能够得到法定限额土地的，也是不多的。“均田”如此，“薄赋”呢？所谓的“府藏皆满”，以及“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之用的记载，正好表明隋朝赋税的繁重。对此，《隋书·食货志》也有详细记载：

丁男一床（夫妇），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绳，麻土以布绢。绳一匹（四丈），加绵三两；布以端（六丈），加麻三斤。
单丁及仆隶，各半之。

十八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

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

这哪里是什么“薄赋”，完全是一种沉重的租税负担。而且，农民缴租纳粮，还得自己去长途运送：

……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今山西永济县境），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同上）

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就这样大部分都被搜刮进了封建王朝的仓库

^① 北齐还制定：“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隋书·食货志》）则有耕牛的农夫，按照政府规定，受田数额至少在二百亩以上。

库里。遇到饥荒，尽管“仓粟红腐”，而灾民们却吃不到本来是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这是何等的不合理！就这样，隋文帝竟还标榜什么“躬履俭约”，“薄赋于民”，又是何等的伪善！到了炀帝杨广的时候，情况就更加严重了。由于隋炀帝的横征暴敛，荒淫无度，终于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

隋王朝是一个统一的王朝，也是一个短命的王朝，总共只有两代、三十八年（581—618）。

隋文帝父子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采取了各种办法，其中包括扶植、利用佛教的办法。下面，简略叙述隋文帝父子积极利用佛教的大致情况。

第二节 隋文帝与佛教

一、生养在尼姑庙的隋文帝

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杨坚是在尼姑庙里出生的，并且是由一个尼姑抚养大的。关于这件事，《隋书》是这样说的：

皇妣吕氏，以（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七年（541）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

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高祖纪上》）

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也记载了这件事：

案：隋著作（郎）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同州^①般若寺。……帝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几绝，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

① 隋为冯翊，唐称同州，即今陕西大荔县。

东刘氏女也。……及帝诞日，语太祖曰：“儿天佛所祐，勿忧也。”尼遂名帝为“那罗延”^①，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又曰：“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太祖乃割庄为寺，以儿委尼，不敢召问。……帝年至十三，方始还家。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及登位后，命史官为尼作传。

道宣《续高僧传》(以下简称《续僧传》)也讲到了这件事：

太祖乃割庄为寺，内通小门，以儿委尼，不敢名问（这里作“名问”，《集古今佛道论衡》作“召问”）。后皇妣来抱，忽……惊遑墮地。尼曰：“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及七岁，告帝曰：“儿大当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而尼沉静寡言，时道成败、吉凶，莫不符验。初在寺养帝，年十三方始还家。……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内着法衣。……帝登祚后，每顾群臣，追念阿闍梨。……乃命史官王邵为尼作传。（卷二六《道密传》）

在所有这些记载里（除道宣著作里的一些明显的宗教附会外），可以看出几点：

1、隋文帝杨坚，是生、养在尼姑庙里的，并且一直到了十三岁，方才离开尼寺，回到家里。

2、尼姑智仙，同杨家的关系，非比寻常。文帝出生之后，生母简直不能过问（甚至偶尔来抱，智仙竟也斥责：“何因妄触我儿！”），而由智仙这个尼姑一直抚养到十三岁。在周武灭佛之后，这个尼姑就“隐居皇家”了。

3、也是重要的一点：“儿天佛所祐”，“儿来处异伦”。这就是

^① 那罗延，梵语，多义词：1、天上力士的名字，有“端正猛健”的意思。2、“大梵天王”的异名：“那罗”，“人”的意思；“延”，“生本”的意思。印度婆罗门教认为：世界、人类，都是从“大梵天”生的，“大梵”是人类、众生的本原。3、“坚固不坏”的意思。

说，隋文帝杨坚这个人，是“天佛所祐”的、非同一般的“异人”、“神人”；他是特地奉“天佛”之命、托“天佛”之福，降生到人世间来，当“救世主”，做皇帝的。

隋文帝一直在尼姑庙里生活了十三年，受宗教的影响，自然是很深的。所以，在他的身上，不仅有着一般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印记，而且还有着由于宗教的熏陶而形成的、较之他人更加狡诈与伪善的特性。他在做了皇帝之后，标榜自己“夙夜祗惧”，“小心励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忧兆庶未康，以庶政为怀，虑一物失所，……”（《隋书·高祖纪下》）等等，简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皇帝！其实远不是这么一回事。关于隋文帝的为人，《隋书》曾有这样的评论：

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但素无学术，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木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高祖纪下·史评》）

对于隋文帝的为人和他一生的功过，这个评论，大体说来是符合史实的。当然，“区宇之内晏如也”之类的话，显然是粉饰太平之词。《隋书》还说他：

……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高祖纪下》）